

实现最初的梦想

1992年高考,我落榜了。班主任找到我说:“你还是不错的,你的语文成绩排在全校第五名,如果不是英语失分太多,你还是大有希望的。如果你平时好好学习,努力点儿,加把劲儿,说不定就能考上了。”王老师那满是惋惜的神情和语气,让我感到意外和震惊。他那番话让我回味了许久:原来我还是有希望的。

为了理想与追求,我准备复读。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。父亲帮亲戚建房子,墙倒了,父亲被

压在墙下,救出来时自腰椎以下失去知觉。亲戚支付了一些治疗费后,就不闻不问了。面对后期高昂的治疗费用,母亲整日以泪洗面。作为家中长子的我,别无选择,便决定南下打工挣钱,让父亲能早日从病床上走下来,让母亲不再伤心流泪。

当年9月,好多同学选择了复读,而我则背着简单的行李去了深圳,在一家日资企业当搬运工。公司的货物不重,但是量很大,大家从早搬到晚,整日没有停歇。我累得腿都肿了,晚上睡

觉时裤子都脱不下来。饭也吃不好,觉也睡不好,再加上牵挂着病中的父亲,我差点儿病倒了。

那时,我连生病的资格都没有。幸好,主管跟我是同乡,在他的关照下,我总算熬过来了,盼到了发工资的日子。我把钱寄回家里,几个月后,经过后续治疗,父亲的腰椎有了好转,可以下床了。刚好,公司招仓管员,在进行了一系列考试后,我总算坐在了货仓部的办公室,从纯粹的体力劳动变为脑力劳动,工资也比搬运工高了不少。

一年过后,父亲的腰椎恢复得不错,能做些简单的农活了。1994年3月,当家乡的小学急需一名代课老师时,我毫不犹豫地回去了。我如愿当上了代课老师。工作之余,我把高中课本找出来,一次又一次挑灯奋战。因为目标已经明确,再苦再累,我也要参加高考。

当年高考,我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分的成绩被广东省内一所师范学院录取,实现了最初的梦想——走进大学校门。

甘武进/文

成功的路不只一条

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是在1988年。那时,在正式高考之前,要进行一次预考。只有预考合格的考生,才有资格参加高考。而没有资格参加高考的学生,则根据预考分数,填报省属中专学校的志愿。

那年,我们这所普通高中的高三年级,仅有我和金凯、海洋3名学生晋级了高考,同学们称我们仨为“高考三剑客”。在随后的高考中,我们仨却全部名落孙山。

当我们仨去复读时,那些预考分数差我们一大截的同班同学,却纷纷接到了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千万别小看考取中专学校,要知道,那个年代国家对中专毕业生包分配,而且学生只要中专毕业,走出

校门就是干部身份,全部分配工作。

我们仨当时肠子都悔青了。我们仨都是农家子弟,祖辈都是农民,家里也都不怎么富裕。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高考跳出农门,端上“铁饭碗”。可我们仨却因为成绩好而与唾手可得的“铁饭碗”失之交臂。我们仨一起去复读,尽管都非常努力,但第二年高考我们又都落榜了。需要补充的是:1989年,预考制度被取消了,所有高三年级学生以及复读生,都能走进高考考场。

因为同病相怜、惺惺相惜,我们仨落榜后聚在一起,谈起今后各自的打算。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所限,他们俩不打算复读了,金凯想去南方的发达

城市打工并寻求机遇,海洋想学一门手艺。至于我呢,父母逼着我再复读一年,再努力一把。分别时,我们仨约定:20年后再次相聚。

其实,我家里和他俩家里一样都很穷,而且我也心灰意冷了,不想再去复读高考。可是父母非要“赶鸭子上架”,让我再去复读一年。他们卖了家里耕地的黄牛,把我送到市里的重点高中复读。复读的过程就不再细述了,结果与前两次一样,第三次高考我又名落孙山。我精神上几近崩溃,闷在家里闭门不出。后来,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,我进了乡初中当了一名代课老师。

20年后我们仨再相聚时,都已人到中年。我们仨分别后

的人生经历是这样的:金凯一开始去了苏州,在一家工厂打工,后来又回到深圳的一家工厂打工。通过努力打拼,已是深圳那家工厂的中层管理者。海洋当年拜师学了裁缝手艺,最初在镇上开了几年裁缝铺,而今已发展成一家有一百多名工人的服装厂。我呢,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参加自考,相继获得了大专及本科文凭,后来又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。而且,一直热爱文学且笔耕不辍的我,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。

通向成功的路不只一条,高考并不是唯一出路。选择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,然后勇往直前,最终都会到达成功的彼岸。

佟才录/文

朝花夕拾

捡麦穗

1976年麦收时节,我正上小学三年级。那时,生产技术落后,麦收主要靠人们用镰刀割。小麦收获后,麦田里总是或多或少地落下一些麦穗。这时,我们就会挎上小竹篮,在老师的带领下,去麦田里捡麦穗。

那时,我们大都穿着塑料凉鞋,走在麦田里,稍不留神,脚就会踩到麦茬上,扎得脚疼痛不已。火辣辣的太阳在头顶照着,热得我们浑身上下直淌汗。在生产队长和老师的统一安排下,我们一人一畦,从地的一头往另一头捡起麦穗来。大约半小时后,就让我们停下来歇一会儿。我们躲到田间地头的树荫下,喝着生产队长专门派人送来的绿豆汤,感到惬意极了。

捡麦穗劳动结束后,村干部常常会赠给我们笔记本、铅笔、橡皮等学习用品,作为我们劳动的回报。

数十年过去了,每每回忆起捡麦穗的那些时光,心中总是涌动起一股幸福的暖流。

许培良/文

编辑提醒: 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

图说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们的价值观

子也孝
孙也孝

中国福
中国喜



天津人郑国斌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

图说往事

登黄崖关长城



1988年6月,我们一行4人去“好汉”而骄傲和自豪。休息片刻后,我们分别在刻石前留影。图为我当时经过蓟县(今天津蓟州区)的黄崖

关长城景区,便停车商定来一次登长城比赛,终点就是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刻石处。我们离开写有“蓟北雄关”的牌楼,沿着长城向上爬去,大约半个小时,我们四人先后到达终点。虽然个个累得气喘吁吁、大汗淋漓,却为能当一回“好汉”而骄傲和自豪。休息片刻后,我们分别在刻石前留影。图为我当时的留影。

韩长绵/文并供图

学到夜里一两点

每年到了6月初的时候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高考时的情景。

我是1982年参加高考的,那时高考是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。当时大学的录取率很低,竞争很激烈。我所在的县中虽然是我们县最好的中学,可每个班五六十人,仅有五六名同学能考上大学。那时高考前先预选,要刷下去一半多人,所以很多同学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。预选上的同学都是起早贪黑、拼命地学。下晚自习后,同学们常常在被窝里拿手电照着接着学,经常熬到夜里一两点钟。

我记得班里有一个姓杨的同学,成绩非常优秀,一直保持班级前三名,老师把他定为“一号种子选手”,学校领导也寄予厚望。谁知在高考前半个月,他突然开始失眠,一连几天整夜整夜无法入睡,医生说他是压力太大,精神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,造成神经

紊乱,只好休学。

我那年高考也没有发挥好,离大学分数线差二分,只好上了中专,也算是跳出了农门。

现在,高考的竞争依然很激烈,因为成绩优秀的学生有了更高的目标,即使上不了清华、北大,也希望能考上985、211那样的重点大学。

衷心希望考生们都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。

穆建辉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